

乐读

编者按：春天的繁花悄然退去，夏日的热浪迎面扑来。古往今来，人们总爱吟咏春日的柔美、秋夜的清辉，却常常将夏天遗忘。殊不知，暑气蒸腾之中，自有一番别样的意境。“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王安石一语道破了夏天的妙处。这个季节，不只有燥热与烦闷，更藏着整个天地间的趣味：层层叠叠的绿阴，铺展成化不开的深翠；冰镇西瓜一刀裂开，脆响之后，甜汁溢满舌尖；晚风拂过鬓角，捎来草木的清香；夏花挣脱束缚，以最奔放姿态尽情绽放……此刻，不妨跟随这份夏日惬意指南，一起去解锁这个热烈而美好的季节。

千姿百态，才是夏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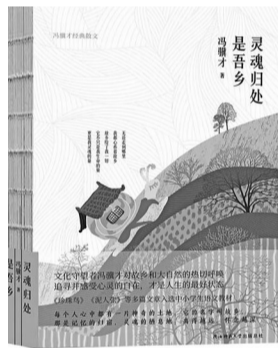
《天香》

王安忆 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蛙鸣：夜色里的鼓点

直到向晚，约略规划出细部的大体格局，希昭说：差不多了，该添该减，自己看着办吧！立起身，推开窗，向外嗅了嗅，欣喜道：湿气收敛了，明朝一定爽翻天！蕙兰跟着走到窗前，一同向外嗅着，也觉有一股新涩，不像早上那般滞重。连绵的屋瓦上，云已散去，露出清白的天，暮色变得明亮。希昭说：听没听见？有蛙鸣。蕙兰屏息凝神听一会儿，似有似无。希昭说：小针似的，阵阵入耳呢！蕙兰说：婶婶耳聪。希昭却道：是江南气轻，所以远载而来。两人凭窗而立，都不说话，静着，那蛙鸣果然越来越近。希昭又说：天地间又要生出什么来！

——节选自王安忆《天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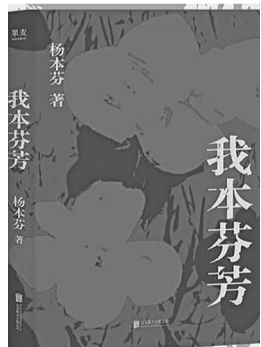
《灵魂归处是吾乡》

冯骥才 著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音乐：听懂盛夏的苦与乐

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友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确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一点儿悲壮。友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它给你，更是你给它。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节选自冯骥才《灵魂归处是吾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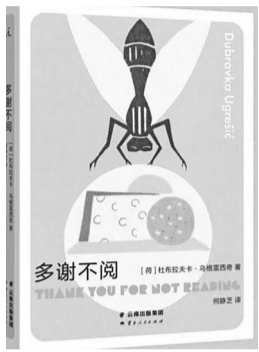
《我本芬芳》

杨本芬 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纳凉：普通人的治愈日常

人世多艰，却也不乏温情。女儿们又是那么活泼可爱。惠才重拾起对生活的希望，她在心里给自己鼓劲：“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一定要好好培养孩子。”即使再累，夏天的夜晚，她也要带着两个女儿坐在坪里乘乘凉。夜风凉爽，星斗满天，萤火虫一闪一闪地飞过，满腹委屈的心也会渐渐开阔起来。

——节选自杨本芬《我本芬芳》



《多谢不阅》

【荷】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 著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阵雨：说来就来，氛围感拉满

突然间，天上下起了大雨，这是夏季特有的阵雨，突如其来，但是转瞬即逝。海滨浴场继续泡在海里。我站在露台上，望着大滴闪亮的雨水，和那三个女人，她们的笑声更响了，笑声起得更频繁了，逐渐笑得不能自己了。在她们欢笑的间隙，我听出了falling(落下)一词，她们几次说出这个词，也许指的是天上的雨……她们张开手臂，用手拍打着水，她们的声音逐渐变得像短促的鸟啼，仿佛在比赛谁的声音更深厚、更响亮。

而雨，它也像疯了一样，越下越大，越来越暖。露台与海之间落下一幕潮湿、模糊、咸咸的水帘，蓦然吸去所有声音，唯余三双翅膀，还在晶莹闪烁的寂静中无声拍打着。我在心底按下快门，记录下这一幕，虽然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节选自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多谢不阅》



《雅舍谈吃》

梁实秋 著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酸梅汤：最地道的消暑仪式

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拂拭得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一，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

什刹海会贤堂的名件“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食客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信远斋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醇。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纯醇，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

——节选自梁实秋《雅舍谈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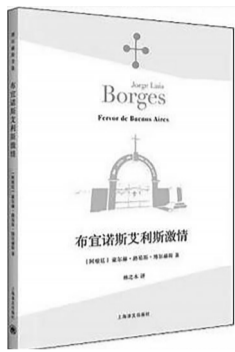
《局外人》

【法】加缪 著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独处：享受一个人的安静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漫天星斗照在我脸上，田野上的声响传到我耳畔。夜晚的气味、泥土的气味、还有盐的气味，给我的太阳穴带来阵阵清凉。夏天美妙的安宁如一阵潮水，涌进我身体。

——节选自加缪《局外人》



《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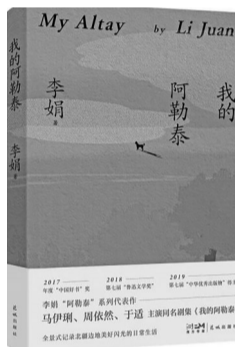
【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著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晚霞：傍晚限定绝美风景

即使是无华而又平淡，日落也总是感人的景观；然而，更能让人动情的，却是夕阳最终沉没之后那将原野染成锈色的余晖残焰。

那火焰浓烈、多变，让我们的心灵震颤，那火焰将黑夜的恐怖遍洒于整个尘寰，在我们发现它的虚幻的刹那，那火焰却消失在转瞬之间，就好像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的时候，梦境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般。

——节选自博尔赫斯《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



《我的阿勒泰》

李娟 著 出版社：广东花城出版社

打拼：流汗的夏天，从未被辜负

两人的生意前所未有的地兴隆，滴水泉也前所未有的地喧哗。于是两人决定把店面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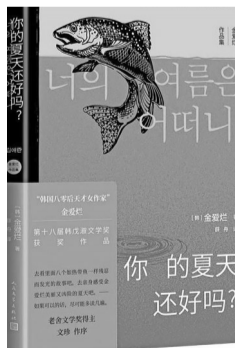
整个夏天里，当车辆改道穿行在东线的群山时，滴水泉是悄然无声的。两个人决定利用这段时间盖几间新房子。

他们把泉水下的水坑挖成深深的池子，又挖了引水渠一直通向店铺门口。

泉水很小，他们用了整整一个夏天的时间耐心地等待水池一次次蓄满，用这些水和泥巴打土坯。土坯晾干后，土墙很快砌起。他们又赶着马车，从几百公里外拉来木头，架了檩子，搭好椽木。最后在屋顶铺了干草和厚厚的房泥。

就这样累死累活干了一整个夏天，房子起来了，新的饭桌也打制好了，新床也添了两张。他们坐下来等待冬天，等待第一辆车在门口鸣笛刹车，等待门帘突然被猛地掀开，等待人间的喧哗再一次点燃滴水泉。

——节选自李娟《我的阿勒泰》



《你的夏天还好吗？》

【韩】金爱烂 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穿搭：夏天的快乐，从一件新衣开始

我早就讨厌沉重的冬装了，于是兴奋地挑选着夏天的衣服。去年真的买了好多衣服，每个季节都买，什么流行买什么，想买就买。我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而且也发现了打扮漂亮的乐趣。买了衣服就要见人，见了人就要喝酒，喝了酒就要犯错，犯了错就要后悔。这些我都知道。不过，这种模式也让我心安理得，感觉自己没有严重脱离社会语法。当时我对自己的身材很满意。

——节选自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

新书

《薄暮时分：养老院里的日常与脆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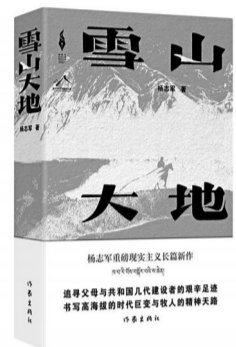
吴心越 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作者走进养老院，以“小阿姨”的身份参与工作，同时观察和记录养老院的琐细日常，思考诸多相关的社会和伦理问题。旁听老人的闲聊与抱怨，见证护理员的辛劳与委屈，也记录家属的牵挂与无奈；不回避衰老的残酷，不美化照护的温情，真实呈现现代养老机构里“日常伦理的困境”。作者的书写，不仅对养老机构具有参考价值，对讨论深度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问题带来启发，更帮助我们每个人为那必将到来的薄暮时分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阅经典

雪山无言，人心辽阔



《雪山大地》

杨志军 著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小说讲述了青藏高原藏汉民众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沧桑变化，以及以“父亲母亲”为代表的三代建设者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建设鞠躬尽瘁的日日夜夜。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生态与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全景式展现了藏族牧民传统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的变迁。

【精彩选读】

雪还在下，白花花的牛奶还在下，下到地上就不是液体的牛奶了，是凝冻的酸奶，是提炼出的酥油，是结块的奶酪，是粘连在一起的洞隙遍布的奶皮，是溶解后的曲拉。雪还在下，白花花的牛奶带着天上的芳香，不尽不绝地覆盖着草原，没有不白的地方，气度恢宏的冬天总是在告别的时段以最强劲的力量提醒人们牢牢记住它。父亲说：“记住吧，已经变成灾难啦。”这香喷喷的灾难，伴随着父亲的走家串户，很快变成了对生命的诅咒——漫长的冬天里体质很弱的牛羊开始死去。

父亲心痛地看着那些冻硬的牲畜说：“只要不是病死的，我都收。”但牧人是不要钱的，并不仅仅是因为沁多草原的许多牧人都认识父亲，更是出于习惯；牲畜的冻死意味着牧人的亏欠和悲痛，怜惜来自他们对生活的谨小慎微，来自对牛羊的尊重和依靠，怎么还能卖出去呢？牛羊跟人是一个样子的，一生都在施舍，施舍奶水，施舍皮毛，施舍血肉，原本是施舍给人的，如今因为牧人的照顾不周而冻死饿死啦，再去吃掉的话就连良心也没有啦。保持良心的办法就是把它们的尸体变成另一种施舍，施舍给狼和秃鹫，施舍给雪豹、豺狗、雪貂、狐狸等食肉动物，而食肉动物吃了这些施舍的牛羊，就不会再去吃别的小动物了。

牧人们不知道父亲收去后是要运到城里卖钱的，还以为他行善行到了家，要把牛羊的尸体运送到动物密集的大山里。父亲明白牧人的心思，再也不说给钱了，也不说买卖了，好像他要背着牧人偷偷地卖掉。

云散了，雪霁了，风清日朗，没见过如此亮丽的天空，天上是照耀，地上也是照耀，金光和白光交融起来，组合成一种浅蓝色的坚硬的光芒弥漫而去。唯一需要的就是把绑起的头发散开，把盘起的头发放下来，耷拉在眼前，遮住强烈的日光和雪光。牧人们行动起来，按照父亲的吩咐，把冻死的牛羊用牦牛运到了可以通车的地方，然后便去放牧了。父亲骑着马回到县上，等了两天，便等来了去班玛县马可河乡出差的晋美和果果。

如同父亲说的，班玛县的牧人知道钱的好处，养牛养羊就是为了出售。他们不虚此行，收了一车冻肉，就是路不好走，还费油，途中又没有加油站，要不是拦住过路的车，高价买一点，就回不来啦。父亲问：“成本算了没有？”晋美说：“算啦，班玛县的一车肉运到沁多县，能赚一千多，运到西宁的话，差不多能赚三千。”父亲说：“不少啦。”晋美说：“人家一听是沁多县的，就说你们沁多县的草场比我们大，牛羊比我们多，肉是最肥最香的，怎么还跑到我们班玛县来买肉？”父亲说：“你说实话啦？”晋美说：“果果差点说实话，我挡住啦。”父亲说：“那就对啦，说了实话，人家会瞧不起沁多县的。牧人宁肯草原超载，也不愿意卖牛卖羊，这样的事，估计班玛县的人想不到。”晋美说：“对着呢，人家的销售渠道多，还都是直接和内地人打交道。”父亲说：“以后我们恐怕少不了往那里跑。”看着雪消了许多，父亲便要果果再宰羊一趟，立马跟他走。果果说：“我瞌睡死啦。”父亲说：“你慢点开，可以开一会儿睡一会儿。”果果拍着肚子说：“那得先加油，还得吃饱肚子，听见了没有，打雷的声音。”父亲说：“你快去加油，完了去拉面馆，我和晋美等你。”